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首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大學衍義補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濬有家禮儀節已著録濬以宋真德秀大學衍義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闕治國平天下之事焉雖所著讀書一記採録史事稱為此書之下編然多録名臣事迹無與政典又草創

未完乃採經傳子史輯成是書附以已見分為十有二目于孝宗初奏上之有詔嘉奬命錄副本付書坊刊行濬又自言衍義補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内閣議行帝亦報可至神宗復合梓行親為製序益皆甚重其書也然濬聞見雖富議論乃不能甚醇故王鏊震澤紀聞稱其學該洽尤熟于國家掌故議論高奇務于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

如譏范仲淹多事秦檜有再造功評隲皆乖
正理又力主舉行海運平時屢以為言此書
更力申其說所列從前海運抵京之數謂省
內河挽運之資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
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沒舟人不下百餘糧可
抵以轉輸之費人命以何為抵乎其後萬恭
著議謂為有大害而無微利至以好事斥之
非苛論也又明之中葉正閹豎恣肆之時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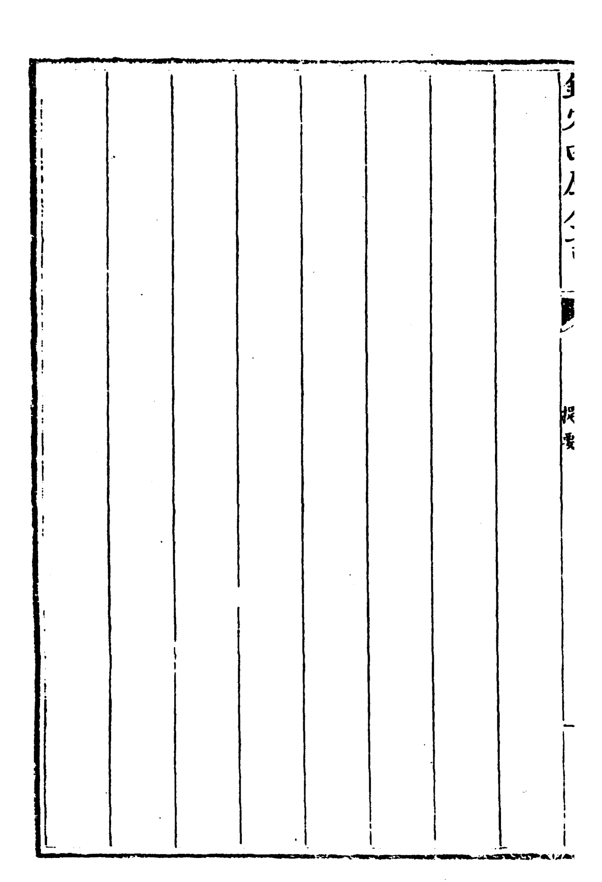
既欲陳誨納忠則此條尤屬書中要旨乃獨無一語及官寺張志淳南園漫録詆其有所避而不書殆亦深窺其隱以視真氏原書殊未免瑕瑜互見然治平之道其理雖具於修齊其事則各有制置此猶土可生禾禾可生穀穀可為米米可為飯本屬相因然土不耕則禾不長禾不穫則穀不登穀不舂則米不成米不炊則飯不熟不能遽溯其本謂土可

為飯也真氏原本實屬闕遺濬博綜旁搜以補所未備兼資體用實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學本淹通又習知舊典故所條列原原本本貫串古今亦復具有根柢其人雖不足重其書要不為無用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大學衍義補原序

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掇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

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異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吕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于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翊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于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紬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遡祖宗聖

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
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為之敘如此
云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御製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
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
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
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
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

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襍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

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葢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

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綱焉綱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綱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有一曰固邦本其目十有一曰制國用其目十有一曰明禮樂其目六曰秩祭祀其目七曰崇教化其目十有一曰備規制其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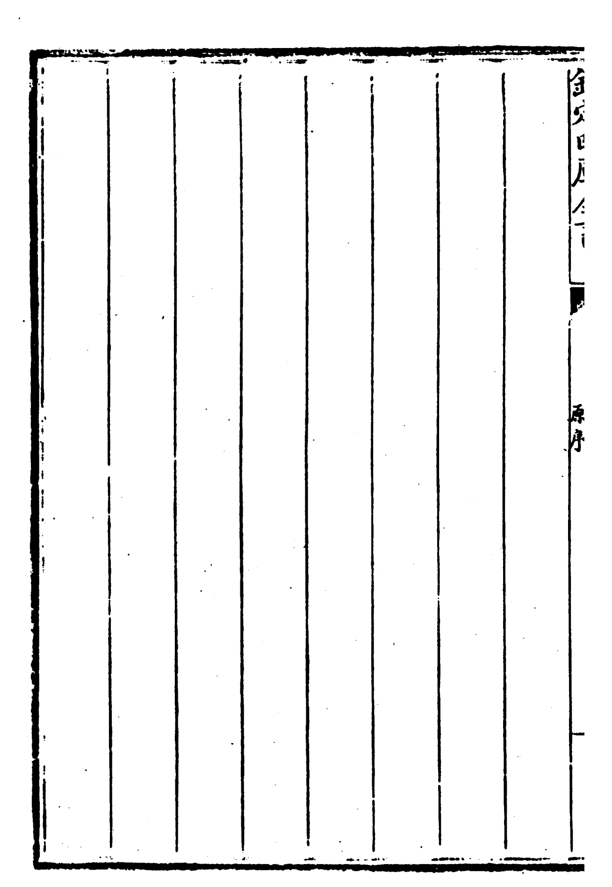
十有六曰愼刑憲其目有四十曰嚴武備其目有六十曰馭夷狄其目九曰成功化其目一先其本而後末繇乎内以及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内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爲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畧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益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粤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宫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

之情狀艸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黄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啟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

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
其意葢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
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逺方下士叨官禁
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
臣以真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宫又見宫臣之執經
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葢已有志於是旣而出教
大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
下嗣登大寶葢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

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謹序



進大學衍義補表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聖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

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曁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覩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己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輒起編劘之

念顧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己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強爲其所難是葢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效前脩豈不知妄擬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

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攷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
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鉅細精粗而曲折周詳
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
以收格致誠正脩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内外
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
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指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
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
之所見覬於日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

大茲葢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蚤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黄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宫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阼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登極之歲小毖求助肇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克格致誠正之功用臻脩

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輙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禄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年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

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玆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録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謹上表

大學衍義補卷首

明　丘濬　撰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補

臣按宋儒真徳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之要立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誠意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意章解竊有見於審幾

之一言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於事為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為力焉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謹剟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者于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為慊

朱熹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

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葢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修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葢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

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葢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為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

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為已有矣不然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入審幾微一節以為九重獻伏惟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遏絶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逸欲於是乎戒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尭

舜之君復見於今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勝

惓惓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為言朱氏章句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也夫所謂獨者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向也戒懼乎己之所不睹不聞是時猶未有其幾也雖有其幾未動也今則人雖不睹不聞而已則有所睹有所聞矣已所獨睹獨聞者豈非其幾乎幾已動矣而人猶未之知人雖未

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懼乎其所初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始萌之際審而別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間念慮之際絶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道不須臾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今從之

程頤曰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

未著者也

臣按大易幾者動之微一言乃萬世訓幾字之始
葢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静静則未形也動則已
形也幾則是動而未形在乎有無之間最微細而
難見故曰動之微雖動而未離於静微而未至於
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
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
大舜精以察之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

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即豫有以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為善也善者吉之兆斷乎可為則為之必果知其為惡也惡者凶之兆斷乎不可為則去之不疑則其所存所行皆善而無惡而推之天下國家成事務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

以保四海

朱熹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

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動處便有善惡之分然人心本善終是善念先生少涉於情然後方有惡念耳是以見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見人蒙不潔者即有憎惡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實由乎其中有仁義之性故其始初端緒發見於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人者隨處發見人能因其發念之始幾微纔見端緒畧露即加研審體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

義此念是禮或是智於是擴而充之由惻隱之端而充之以為不忍人之仁由羞惡之端而充之以為不勝用之義與夫辭讓是非皆然則凡所為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孟子所謂端與大易所謂幾皆是念慮初生之處但易兼言善惡孟子就性善處言爾是故幾在乎審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擴而充之知而不充則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於先又曷以知其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

以貴乎窮理也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朱熹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葢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或問幾如何是動靜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

之兩

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已不得止不住

又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

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幾微處理會幾微之際大是切要

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又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

邪正逺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隠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争這些子故周子只管説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説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頤因易幾者動之微一言而著之通書者為詳朱熹因周氏之言而發明之者尤為

透徹即此數說觀之則幾之義無餘藴矣至其用功之要則惇頤所謂思張載所謂豫熹於大學章句所謂審者尤為著力處也誠能於其獨知之地察其端緒之微而分别之擴充其善而遏絶其惡則治平之本於是乎立作聖之功於是乎在矣

以上謹理欲之初分

審幾微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研猶審也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臣按周易此言雖為易書而發然於人君圖治之道實切要焉葢事幾之在天下無處無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間其多乃盈於萬是所以研審其幾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務者豈他可比哉先儒朱熹謂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在心甚玄奥幾在事半微半顯請即君身言之人君一心淵奥

靜深誠有不可測者然其中事事皆備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發也必有其端人君誠能於其方動未形之初察於有無之間審於隱顯之際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功萌芽始生即加夫審察之力由是以釐天下之務御天下之人應天下之變審察於其先圖謀於其易天下之務豈有難成也哉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程頤曰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謂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見事已至而理之顯然者亦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噫此知幾者所以惟神明不測者

能之也歟君子交於上則不諂所以不諂者知諂之流弊必至於屈辱也交於下則不瀆所以不瀆者知瀆之末流必至於欺侮也故於其初動未形之時而審之則知上交者不可諂下交者不可瀆也在人君者雖無上交然人臣有諂諛之態則於其初見之始即抑絶之不待其著見也至於交接臣下之際尤當嚴重稍有一毫狎瀆之意則已毅然戒絶之是亦知幾者矣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程頤曰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夫之望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茫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能戒之於早而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已者見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堅臨事而不暇致思雖思而

不能審處故幾未至也則暗昧而不知幾既見也則遲疑而不決是以君子貴乎明哲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至於能得如此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然

此非特可為萬夫之望則雖如神之聖殆亦可幾也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朱熹曰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

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都潔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

違行而後謀之則無及矣是故君子體易之象凡有興作必謀其始焉何則理在天地間大中至正無有偏枉從之而行則上下相順違之而行則彼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將發也一行之將動也一事功之將施行也則反之於己體之於人揆之於心繹之於理順乎逆乎順則徐為之逆則亟止之不待發於聲徵於色見於施為以作過取愆啓爭搆訟而貽異時之悔是則所謂謀始也謀之又

謀必事於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則所行者無違背之事矣事無違行則凡所云為舉錯者皆合於天理順於人心又安有紛紛之口語狺狺之訟言乎或曰興訟搆獄官府之事也朝廷之於民直驅之而已彼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訟於心也甚於其訟於口也民之訟於天也甚於其訟於官也仁智

之君誠畏天譴畏民怨凡有興作惡可不謀於始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蔡沈曰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亂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

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

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則甚細微而難見焉是之謂幾非但禍亂有其幾也而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人君於其幾而審之事之未來而豫有以知其所將然事之將來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於其幾微之始致其審察之功果善歟則推而大之果惡歟則遏而絶之則善端於是而擴充惡念於是乎消殄逸欲無自而生禍亂無由而

起夫如是吾身之不修國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苟不先審其微待其暴著而後致力焉則亦無及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致審於萬事幾微之初也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蔡沈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

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按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方其靜而未動也未有幾也幾既動而後事始萌由是漸見於形象而事成焉苟於幾微之初不知所審而欲其事為之著得其安妥難矣臣愚以為惟幾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審於事幾發動之初曷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蔡沈曰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葢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謹時幾時以天時言

幾以人事言無一時而不戒勑以無一時而非天命之所寓也無一事而不戒勑以無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謂之事可也而謂之幾者何哉先儒謂幾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動未動之際方是之時善惡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朕兆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審其幾微毫末方起已存戒謹之心萌芽始茁已致防範之意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圖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勑天命也如此

其至所以禍亂不興而永保天命也歟後世人主不知戒勑天命故雖事幾暴著猶不知省及至禍機激發始思所以圖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幾之一言虞廷君臣累累言之是誠萬世人君勑天命保至治之樞要也惟明主留意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又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陳櫟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王乃初服之時天命之或吉或凶判於此王德之或敬或否判於此敬則能祈天永命不敬則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凡事必有所從起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為之區處則本原正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即所謂初也有一事即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為服行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初也於其所服行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其端緒肇啓之時豫

為終竟據守之地即其始以占其終即其微而究其著即其近以慮其遠即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厥命者於德為明哲於事為吉祥在身有壽考之徵在國有過歷之祚孰謂人君為治不本於一初而其所以謹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詩鶴鳴首章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朱熹曰鶴之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臣以是知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一誠誠者何實理也實有是形則實有是影實有是器則實有是聲如此詩言鶴之鳴也在

乎九折之澤至深至遠之處而其聲也乃聞於郊野虛空至高至大之間如人之有為也在乎幽深隱僻之地宜若人不知矣然其發揚昭著於外者乃無遠而不至焉是何也有是實事於中則有是實聲於外誠之不可揜也世之人主每於深宮之中有所施為亦自知其理之非也不勝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為之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聞戒左右之漏泄忌言者之諷諫申之以切戒禁之以

嚴刑卒不能使之不昭灼者此葢實理之自然不得不然如鸖鳴而聲自聞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可為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為也可為而不可言則非可為者矣人君於此凡其一念之興幾微方動則必反思於心曰吾之為此事可以對人言否乎可以與人言則為之不可與人言則不為則所為者無非可言之事若然則吾所為者惟恐人傳播之不速矣尚何事於

猶人口而罪人之議已也哉

禮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引易今經文無之

葉夢得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儆化以使人遷故從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

吳澂曰禮之導人為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

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遏之也又引易以證之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儻或不然不於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雖若毫髮之近至於既顯既見而後教之止之則難為力其繆乃有千里之遠言其繆甚大也

臣按先王為治而必隆重於禮者葢以禮為教化之本所以遏民惡念而啓其善端約之於仁義道

德之中而使其不蕩於規制法度之外以至於犯戒令罹刑憲焉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則其為教化也不亦微乎微者幾之初動未大者也君子於其幾微方動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禮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婚禮以止其淫辟之行於情竇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鬬之獄於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

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潛銷速化之妙縱有過差不遠而復尚何差繆而至於千里之遠絶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

謹微之道在於能思是以欲興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於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於心反覆紬繹至再至三慮其有意外之變恐其有必至之憂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盡善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無弊如何而處之則可以善後而久遠皆於念慮初萌之先事幾未著之始思之必極其熟慮之必極其審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倒行逆施而收萬全之功矣苟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時之

快而不為異日之圖一旦馴致於覆敗禍亂無可
奈何之地雖聖人亦將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
事也欲防微而杜漸必熟思而審處
司馬光曰書曰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
也言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
也漂木石没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
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
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

未形天下隂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簽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臣按宋仁宗時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其中引孔子告魯君之語謂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

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葢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當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事者觸類而長之隨機而應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遠探其將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須臾之

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於心毅然而必致其決凜然而深懼其危如此則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誠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難之有哉

以上察事幾之萌動

審幾微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當作慎

程頤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又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

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堅冰之戒也

臣按辯之於早即所謂審微也坤卦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則知其為陰氣之凝夫陰氣之始凝也但結為微薄之霜耳馴而至於極盛且將為堅厚之冰焉大凡國家禍亂之變弑逆之故其原皆起於

小人誠能辯之於早慎之於微微見其萌芽之生端緒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絶之不使其有滋長積累之漸以馴致夫深固堅牢之勢則用力少而禍亂不作矣聖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陽抑陰之意葢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見其有害然其質本陰柔用之之久馴致之禍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為小人也則於初進之際窺見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見親用則未萌之

禍消矣夫然又安有權姦竊柄之禍佞倖蠱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者也六五豶豕之牙吉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

程頤曰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蓋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莫若止之於初也又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

止其躁猛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人君之於小人誠能察之於其微知其不可用制之於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則天下國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禍覽節之患哉君子所以

貴乎炳幾先也不然則無以知其為小人將馴致於權不可收勢不可遏之地矣可不戒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柅止車之物止之以堅强之金柅）貞吉（靜正則吉）有攸往見凶（往而進見之則凶）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之誠在乎蹢躅跳躑也）

程頤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

又曰如李德裕處置近倖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于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卒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雖然易之言又不特為君子小人設也吾心天理人欲之幾亦若

是焉人欲之萌蘖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於此
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長則善矣臣愚以爲吾心私
欲竊伏之幾尤甚於小人㚥息求逞之幾必先有
以防乎已然後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
意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
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覰望

左右而生讒譖也

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覬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

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為已私假上權以張已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已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

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宫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嚬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作操曹操懿司馬懿莽王莽温朱温接踵於朝方且效忠宣力

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臣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趙籍韓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臨事貴於見幾作事貴於謀始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勿謂無害

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

以上防姦萌之漸長

審幾微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圖無形之怨則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惟

其不能圖也耳目蔽於左右心志隔於上下見者尚不能圖况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圖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樂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懟也吾則思曰力窮則懟民之情也豫於事役將興之初度其緩急而張弛焉不待其形於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雖未怨也吾則思曰財窮則怨民之心也豫於稅斂於民之始量其有無而取舍焉不待其徵於色也凡有

興作莫不皆然則民無怨背之心而愛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於冥冥之中弭民怨也於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後世人君則不然視民如暗見如不見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禍亂相仍也歟

周官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臣按大猷謂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

既亂既危而後制之保之則已無及矣然則其道
何由亦曰審幾而已矣蓋天下國家有治則有亂
有安則有危然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時危
不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
狃於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於是亂生而危
至矣人君誠能於國家無事之時審其幾先兢兢
然業業然恒以治亂安危為念謀之必周慮之必
遠未亂也而豫圖制亂之術未危也而豫求扶危

之人則國家常治而不亂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謂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審幾為言者竊以謂人君能於未亂未危之前審其事幾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終則永無危亂之禍矣其於制治保邦之道似為切要

惟聖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思之於後）患而豫（為之於前）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禄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糗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諱䝉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

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邨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

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宫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閒居賊迎入宫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人自真定趨汴屯子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内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

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程頤有言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葢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葢物極則反勢至則危理極則變有必然之理也人君於此思其未萌之患慮其末流之禍展轉於心胸之間圖謀於思慮之際審之於未然遏之於將長曲盡其防閑之

術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於不可救藥無可奈何之地則禍患不作而常保安榮矣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閔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劉于篇以埀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於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

不謹於細微之初所以馴致於大亂極弊之地彼其積弊之後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當承平熙洽之餘享豐亨豫大之奉肆其胸臆信任匪人窮奢極欲無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貴尊榮之勢而為流離困厄之歸是豈無故而然哉其所由來必有其漸良由不能慎之於始審之於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

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大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實之而著於審幾微之末以垂萬世之戒後世人主尚鑒于兹兢兢業業謹之於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轍焉豈彼一時一人之幸其實千萬世億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亂之幾先

大學衍義補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舉人臣張曾秀

大學衍義補卷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

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葢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一主於行葢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之行者即所以實其前之知者也理與事知與行其實互相資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葢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一無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郭雍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賛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

蘇轍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

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此矣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葢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葢有在矣

吳澂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茍或但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

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極崇高而至貴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則至大之寶也人君居聖人大寶之位當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後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養而後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財使百物足以給其用有以爲聚居衣

食之資而無離散失所之患則吾大寶之位可以長保而有之矣然有財而不能理則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謂理財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奪各用其用而無有虧欠則財得其理而聚矣所謂正辭者辨其名實明其等級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別上上下下而無有混殽則辭得其順而正矣既理財正辭而民有趨於利而背於義者又必憲法令致刑罰以禁之使其于財也彼此

有無之閒不得以非義相侵奪其於辭也名號稱
謂之際不得以非義相紊亂與凡貴賤長幼多寡
取予之類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則所謂義也吁聖
人體天地生生之仁盡教養斯民之義孰有加於
此哉先儒謂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言者臣愚以為
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師之位所以體天地而施
仁立義以守其位者誠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謹載
大易此言於總論朝廷之政之首以為大寶之獻

書舜典詢謀也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闢開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朱熹曰書傳雖蔡沈作然二典禹謨皆其師朱熹是正今倣真氏讀書記標其師名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東西南北咸於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見聞不周人不能盡識也事不能盡知也故必擇大臣

而信任之俾其蒐訪人才疏通壅蔽時加詢謀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謂壅蔽者賢才無路以自達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賢才無路以自達則國家政事無與共理天下人民無與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則民間利病無由而知官吏臧否無由而聞天下日趨於亂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己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

賢爲賀楊國忠爲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此後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明效也遂致天寶之亂唐室自此不振以至於亡臣愚竊以謂治亂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諺有之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姦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豈但一指若哉有一於此則凡布列之在近見聞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況夫疏

遠之側微遐僻之幽隱而欲自通於九重之上難矣噫帝舜此四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藥石也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也）庸（事功也）熙（廣也）帝（堯也）之載（事也）使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之職）亮（明也）采（庶事）惠（順成）疇（庶類）僉（衆也）曰伯禹作司空（僉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司空之事）惟時懋（勉也）哉（勉以宅百揆之事）

帝曰棄（姓姬氏）黎民阻（厄也）飢汝后稷（田正官）播（布也）時百穀

帝曰契姓子氏百姓不親不相親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敬其事也敷五教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在寬謂寬裕以待之

帝曰臯陶亦臣名蠻夷猾亂也夏華夏寇刼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

帝曰疇誰也若順也予工僉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澤藪也艸木鳥獸僉曰益亦臣名哉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僉曰伯夷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夔臣名命汝典樂教胄子長子

帝曰龍臣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曾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

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若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咨者申命

其舊職而已

陳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叙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為而人代之帝舜於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官官必盡其職此帝世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也誠以

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簡在或公庭之僉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由旁蹊與援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廷之政何由而舉政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嘗因是而論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熈舜之載而曰熈堯之載葢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

堯之事也總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職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葢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爲人君者誠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則決不肯狥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廢事則朝廷之政得人修舉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豈不有以負祖宗之付託上天之建立哉識治體者尚鑒於兹

大禹謨

大禹謨虞書嘉言罔攸所伏也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善言也

朱熹曰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

臣按朝廷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發以為言已有所能也用以為才言有善否人君則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

伏藏於下才有大小人君則隨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遺漏於外則凡朝廷之上見於施行者無非嘉善之言列於庶位者無非賢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聞者皆畢冗順旨之言言之善者以為不善不善者反以為善所用者皆庸下諂諛之人人之賢者以為不賢不賢者反以為賢如是則善言不聞賢才遠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難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廣開言路包容以納

之大闢賢門多方以來之雖以帝舜之為君大禹之爲臣猶必以此爲君臣克艱之效後世君臣可不以之爲法則乎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即養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脩德以善其政不過爲養民

而已誠以民之爲民也有血氣之軀不可以無所養有心知之性不可以無所養有血屬之親不可以無所養有衣食之資不可以無所養有用度之費不可以無所養一失其養則無以爲生矣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爲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養民凡其所以修德以為政立政以為治孜孜焉一以養民為務誠以一物不脩則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則民所以養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脩

水之政以疏鑿脩火之政以鑽灼脩金木之政以鍛鑄刻削脩土穀之政以耕墾播種使民於日用之間得以爲生養之具然猶未也又必設學校明倫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足衣食備葢藏以厚其生何者而非養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養民爲先務秦漢以來世主但知厲民以養己而不知立政以養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歟

洪範箕子所陳以告武王者次三此洪範九疇之次三疇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務農重穀之政二曰貨阜通財之政三曰祀報本反始之政四曰司空掌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掌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懲姦之政七曰賓懷柔賓客之政八曰師除殘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史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爲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臣按洪範九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謂

食所謂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何哉蓋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而已而民之中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禮以報本懐柔以通遠人興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則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

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闈之事則有之國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鄙之事則有之而顓顓及於農民之事者葢鮮矣間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爲農泛然而施之漫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周王建立國都辨方辨别四方正位正祖社朝市之位體國營國家如身有體經野晝郊野如織有緯設官如冢宰司徒之類分職如掌治掌教之

類

以爲民極以爲斯民至極之標準

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彜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内外位别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

而周公則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為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葢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故周公不惟於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複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

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樂教化之内銷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斂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

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吳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紀萬民則錯綜不遺于經爲詳教典者導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擾萬民則馴習不違於安爲詳禮典者交好常有以相親統百官而推以諧萬民則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萬民則至公無私而平刑典者

辭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糾萬民則纖悉不差而詰矣事典者財利常有以相資任百官而推以生萬民則惠養不窮而富矣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統邦國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綱維于上而頒布於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敎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雖有六名合之則歸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吁散之有統操之有要朝廷之政無不舉矣

乃立天官冡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敎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冬官亡以元吳澂說補之

鄭玄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

不兼羣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職爲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為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焉葢天下之事統於朝廷朝廷之政統於六典所謂治所謂教與夫禮政刑工天下事盡於此矣洪惟我太

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葢得周公之心於千載之上舉明王之典於三代之前可謂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於萬世矣臣故舉此以為總論朝廷之政葢以遵聖祖之制以見今日朝廷為政之大要其綱領在此也伏願皇上重六部之職簡卿佐之任以為朝廷出政之本其末用也慎於選擇不勝任也亟罷之其既任也專於委注能舉職也久

任之則治古之治不難復矣臣不勝惓惓

禮記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臣按禮樂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禮樂之輔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

人者不過舉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則所謂脩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節民之心志有至和之節以和民之聲音行此禮樂之道則有法制禁令防此禮樂之失則有刑罰憲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終也王道因此而備禮也樂也政與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備王道之制而又為維持防範之具使之四達於當時通

行於天下其為治也孰加焉

論語子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之以政謂法制禁令齊所以一之也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無所羞愧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謂制度品節有恥且格格致也謂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朱熹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謂政

刑

又當深探其本謂德也禮

臣按德禮政刑四者凡經書所論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禮以為二而言其效有淺深朱熹則合德禮政刑為一而言其事相為終始要之聖賢之言互相發也夫人君為治固在脩德以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稟有偏全地所至有遠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須必有禮以一之然後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導之而不從

化之而不齊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於前禁令以約之於後彼猶悖禮而梗化則刑罰之加烏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無德禮是謂徒法有德禮而無政刑是謂徒善為政之道於斯四者誠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論治之言散見於經籍者多矣

總論為治之要皆莫出於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

休戚繫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縣）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之布政按察司官）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為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顧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

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

無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雖為當時時君而發然其所謂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賢才為正朝廷之具必使內外大小之職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其言詳悉周備其間所謂稽公論一語尤為切要伏願聖明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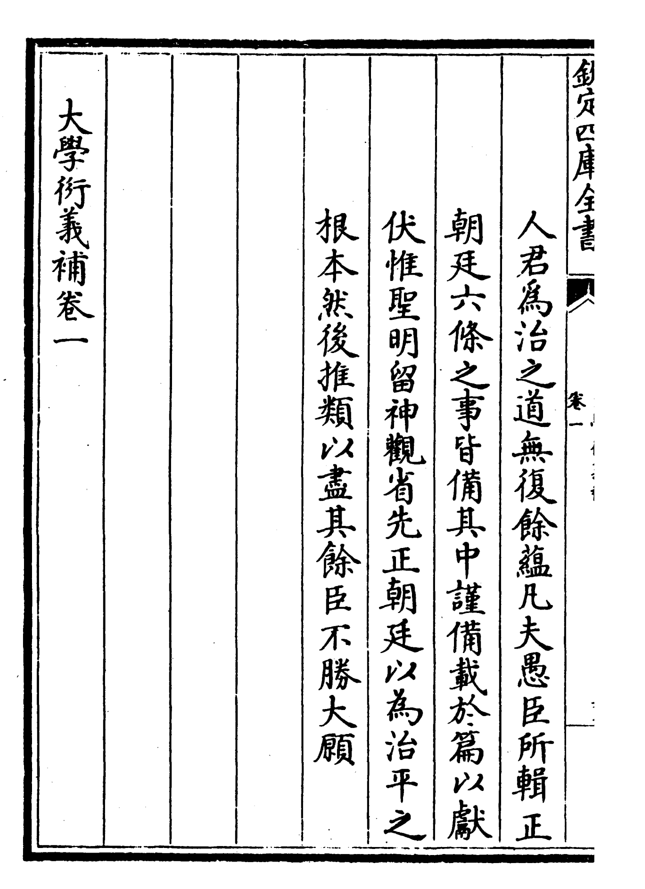
以上總論朝廷之政臣聞宋儒朱熹有言天

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
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
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
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
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𡠉
誥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
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藏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詞書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規暬近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謂察樂聲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

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葢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以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

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
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熹之玆言所以論



人君爲治之道無復餘蘊凡夫愚臣所輯正朝廷六條之事皆備其中謹備載於篇以獻伏惟聖明留神觀省先正朝廷以為治平之根本然後推類以盡其餘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一